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五十七回 歸故里揚名顯姓 訪舊美雲散風流

話說挹香自從張飛鴻家回來，□分抑鬱，念及父母雖白日昇天，然總必須要營築墳墓，日後好使子孫等不忘。到了營築墳墓之日，諸親朋又至墳前祭奠，府縣各官也都來趨奉。又因割股一事傳出，城鄉中個個都稱贊挹香克全孝道。挹香將父母平日所愛什物與著著作，打了兩口小銀棺殉葬，墓上立了碑記，記錄了半月，方才舒徐。那日心念雪琴，便往相訪。到得雪琴家，見其門牆如昨，挹香稍稍安慰了些，才入門，恰迎著雪琴轎子出來，挹香看見，便喚道：「雪琴姐姐，我金挹香回來了，你到那裡去？」雪琴在轎中聽見「金挹香」三字，又驚又喜，連忙吩咐停轎。自己出來，見了挹香，說道：「金挹香！你真個回來了麼？」挹香笑道：「姐姐，又來了。若不真個回來，此刻如何身在這裡？」雪琴聽了，便挽了挹香的手道：「裡面來說。」於是挹香隨之入，雪琴命侍兒獻茶畢，乃道：「自別君顏，迄今五載。前接手書，方知升任武林，妾心稍慰。如今聞得你們二老白日昇天，你為丁憂而返，我卻□分不信，所以今日欲到麗仙姐姐處問一確信，恰巧你來，真令人喜出望外。你一向身子可好？愛姐姐與四位妹妹諒來都好？」挹香接口道：「吳門一別，寒暑五更，時時念及你們姐妹，幾於寢食難安。如今因嚴慈飛升之後，遵例丁憂而返。前幾天守制葬親，□分忙碌，今日稍稍閒暇，所以特來一會。蒙詢微躬，卻叨安適。就是愛姐們，倒也無恙。姐姐，你自己素來可好？」說著對雪琴細細一看，見他瘦減腰肢，面容憔悴，秋娘已老，非復從前，心中□分不樂。

雪琴便道：「愚姐邇來□分不濟，時時有肝胃不平之症，飲食已不比從前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姐姐為何有此疾病？怪不得五年不見，精神覺減得多了。請問方才所說麗仙姐，如今可仍在憩橋巷否？」雪琴道：「如今不在了，難道你沒有去過麼？他如今住在千將里言橋堍矣。」挹香道：「待我來寫個柬兒，去邀他來敘敘可好？」雪琴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挹香道：「請問慧卿、雪貞可曾遷於別處？」雪琴道：「仍在舊處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一同請來。」屈指一算，還有梅愛春、何月娟、何雅仙三人，挹香便一齊邀請在內。寫畢，命侍兒各處去邀不提。

挹香說道：「王湘雲、汪秀娟、錢月仙、馮珠卿四人，皆已從良而去矣。」雪琴道：「這也怪他們不得，終身大事，不可不為預謀。就是愚姐，因定了一個主意，所以未曾棄君而去，不然，亦不能與君再晤矣！」挹香道：「姐姐定的什麼主意，倒要請教。」雪琴道：「我想風塵淪落，命薄可知。然既命薄，即使超脫風塵，未必就可如願。若云抱衾與■，斷非愚姐所肯從。假令勉強從良，而作小星三五，依舊受人節制，何不就在風塵中閉門謝客。如云日後無依，愚姐早蓄餘金在此，雖田捨子亦可借老。人謂青樓為孽地，我謂青樓豈盡孽地哉？」挹香聽了，拍手道：「姐姐達人，真超出眾人之上。」

正說間，忽報陸麗仙至，挹香與雪琴連忙出接。麗仙見了挹香，不勝之喜，便道：「香弟弟，久不會了。」正說著，慧卿、雪貞俱至，一同進內。茶畢，慧卿、雪貞也陳說了一番別離之況，又問愛卿等五人安好。挹香一一具答。不一時，侍兒歸來說道：「梅愛春小姐已經從了無錫湯氏。何月娟、何雅仙二人俱不知著落，大都也是從良去了。」挹香聽了，跌足大歎道：「我金挹香上任之時，還蒙你們□幾位姐妹餞別長亭，□分熱鬧。如今一隔五年，誰知僅剩你們四位姐姐了。繁華盡易，真個一覺□年。曾記得重集鬧紅會的時節，持柬相邀，蒙你姐妹們個個曲從，三□六個人燈舫尋歡，酒酣拍毛，何等熱鬧，何等開懷！如今東去訪問，已成黃鶴，西去相親，又言鳳去，欲思邀幾人到來敘首，誰知皆作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。你想思昔撫今，能無腸斷！」說著流淚不住，拜在麗仙懷內，弄得四人也添出無限悲傷之念。雪琴道：「這叫做無可奈何花濺淚，不如歸去鳥催人。事已若斯，徒增悲感。我們且來飲酒罷。」說著，即命侍兒治酒相款。

俄而酒席已成，五人入席。麗仙道：「如今吟梅公子、亦香公子都長成了，可在書館中讀書否？」挹香道：「都在讀書。幸得吟梅倒也不甚質鈍，今年九歲，現在習學文章。」麗仙道：「九歲已能作文，日後定然跨灶。」挹香道：「這話我倒也許過他的。」雪琴道：「不知姻事可曾替他扳對？」挹香道：「這倒還未。我欲與拜林哥哥做個親戚。他的今愛佩蘭小姐今年八歲了，我欲寫信去求庚貼，諒他無有不允的。我的蘭，意欲對他第二位令郎，你想可好？」雪琴道：「好朋友聯姻，有何不成？」挹香笑道：「如今我要替他們早些定親完姻，以盡兒大須婚，女大須嫁之禮，不讓他們知識漸開，也要同我一般訪尋美麗，自惹出許多悲傷惆悵的了。」雪琴笑道：「你是過來人，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這句話說得不錯的。」

挹香又謂慧卿道：「慧姊姊，可知小素妹妹會做詩了。」慧卿道：「這也奇怪，還是幾時做起的？」挹香道：「有六七年了。」慧卿道：「這也真個難得。」雪琴笑道：「小素妹本來聰明，加以挹香一番課訓，自然要會做了。挹香，可是你枕上傳授的麼？」挹香笑道：「做詩只要知道法則，何必如此。若說做詩要枕上傳授，倒要請教姊姊的詩是那個在枕上傳授的？」雪琴聽了，一把扯了挹香道：「你說我！伸手來擰挹香。挹香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你自己說著我，我故與你分辨。」雪琴道：「你再說？」挹香道：「不說了。」大家聽了，笑個不住，來勸雪琴，雪琴方才放手。挹香見雪琴放了手，便道：「姊姊不要動氣，方才我倒忘懷，妹妹的詩不是別人，乃是我在枕上傳授姊姊的。」雪琴道：「你還要說麼？」便呼了一口酒，向挹香噴來，噴得挹香一面酒痕，引得眾人大笑起來。笑了一回，挹香已飲得大醉，倒在榻上，竟昏昏的睡去。

慧卿等三人見挹香醉了，各自辭歸。雪琴便命侍兒端整了些醒酒的水果，輕輕的喚醒挹香。其時卻是隆冬天氣，雪琴怕他受寒，便去取了自己的一件銀紅狐皮一口鐘，替挹香披了，又剝了兩隻福橘，剔去皮絡，然後遞與挹香。挹香吃了些，覺得酸冷，便道：「冷得很，不用吃了。」雪琴道：「我來把你吃。」便在自己口內取了橘中的漿兒，口對口喂與挹香。挹香吃了，便說道：「好姊姊，我吃嫌冷，你喂我吃也是一樣冷的，叫我那裡過意得去？不要吃了，我們去睡罷。」於是二人手挽手的來至內房，挹香替雪琴卸了晚妝，一同入幃安睡。

明日用了早膳，挹香始歸。從此終日間懷抱不開，常無愉色，弄得心如槁木，壯志齊灰。有時節舉杯悵觸，有時節感詠興悲，雖有愛卿等頻頻勸慰，怎能夠一霎時解去愁腸百結。正是：

淚珠洗面將毫染，詩句焚灰和酒吞。

一腔說不盡的牢騷，暗中鬱勃，到外難舒。離恨有天，歡娛天地矣！

要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